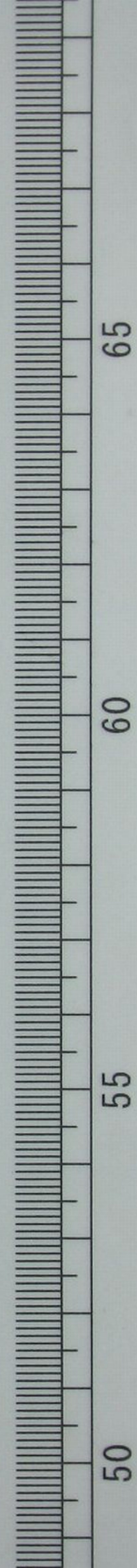


東湖先生遺文
單

113
1073



13 4 13
1073
卷
慶應第四新鐫

東湖先生遺文

水藩礮部藏梓

東湖先生遺文

與青雲龍書

月日。彪再拜致書雲龍青先生坐前。彪聞文武之道一也。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亦不可一日無武。文之與武猶陰陽水火各相待爲用。二者豈可偏廢哉。若有所偏廢。則天下不可爲矣。非惟天下之治爲然。士之學道達材。蓋亦莫不然。古之能正君安民。平寇衛邦。

入則爲廊廟之器。出則爲干城之具者。未嘗不因文
武之資以爲之也。劉淵有言。吾每讀史傳。鄙絳灌無
文。隨陸無武。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
恥也。淵之素志如此。遂能以羶裘之種。橫行天下。衰
晉文弱之士。固莫能與之抗衡。夫淵湖中之一雄耳。
尚能以文武爲志。而况士之生中國。立身行道。欲爲
國家報殊恩者乎。彪年八九歲時。家嚴嘗戒以讀書
講學。且語以其平生無他伎者。但以讀書好學之故。
忝蒙先君拔擢。起於閭閻之尚。列館間之中。進班

增秩。以至今日。嗚呼國恩之渥。可勝言哉。彪每聞之。
未嘗不感激也。亦未嘗不思所以報之也。感之至深
矣。思之至切矣。以故夙知讀書。然未甚嗜之也。旣而
讀書傳。及見陸淵方宋氏之南渡。剪去指爪。以學弓
馬。鄭成功遭明氏之末造。謝儒服以拒韃虜。慨然有
感于心。竊以爲今海內肅靜。衆庶樂業。二百年大平
之隆。實前古之所無也。何與彼弱宋衰明。同年而語
哉。然至治之久。上下姑息。文恬武熙。其勢不能無可
憂者。內則流賊嘯聚山澤。時或連月不解。外則狡虜

窺窬邊海。邊海警備。無歲無之。此誠志士憤激以報國恩之秋也。今幸而生於神州尚武之域。又幸而長於士君子之林。苟欲講習武事。固其分也。奚剪去指爪之爲。亦奚謝儒服之爲。迺驅馬彎弓。弄槍擊劍。亦雖不能以窮其妙手。區區之心。妄以爲萬一邊境有事。則冒難衝陣。斬虜酋之首。以懸之於北闕之下。不然則鞠躬竭力。死以報國。將以不愧彼文弱武愚者也。此彪曩時一旦所憤激。而自今顧之。亦不免爲客氣。夫文武之道。各相待爲用。有武而無文。則武

之用亦不能大。而况瑣瑣技藝。固武之小者。而惟是之務。以廢學。則特硜硜然一武夫而止耳。豈彪之素志乎哉。彪嘗讀蘇子由上韓大尉書。子由年未弱冠。而百氏之書。旣無所不讀。其雄文宏辭。震驚一時。私心頗壯之。而亦不甚留心於文章。謾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故膽養氣。從事於武技之場者。八九年于茲矣。歲月荏苒。犬馬之齡。忽焉旣二十有一。而彪材劣學淺。曾常人之不若。何敢望子由。感念旣往。有愧乎心焉。昔野相公隨父任在奧。奧之地多

牧馬。野公好馳驅。頗善其術。後還京。不復事學業。弘仁帝嘆其彼人而徒爲弓馬之士。野公由是慚愧。始志于學。彪之先世從武從常。或在草莽之間。或在市井之間。是以其詳雖不可得而攷。推原言之。蓋亦野氏之裔云。以故及聞野公之事。心實有戚戚焉者。遙遙華胄。古人所笑。然及聞野公之事。亦以自慚悔。以修其業。不亦羞乎。乃翻然立志。夙夜匪懈。將益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也。古人不云乎。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苟能勉強努勵。反求諸身。則何求而

不得。何欲而不至。然則古之所謂入則爲廊廟之器。出則爲干城之具者。亦可致也。雖然。斯則將相之任。而寒素之士。不任其位者。不能與焉。然則窮居陋巷。獨樂其道。平生之志。不得施諸事業。然其幽憤之氣。鬱結于胸臆者。著諸文章。以垂於後來乎。用捨在入。行藏在我。豈可以人之用捨。而廢我道乎。彪聞之家嚴。我藩文章。惟義公時爲盛。而先達善文者。如栗潛鋒。宅觀瀾。諸子。皆自他邦而至者。生於吾藩者。當時安澹泊一人而已。其後百有餘年。以復有文章。而

今日獨有吾友雲龍。因謂學文之日。必將就先生。以承其教。今見都下稱爲書生儒士者。率皆虛文浮辭。以釣名糊口者耳。其翱翔文園。而亦不廢講武。若先生者。其有幾。此彪所以不肯他求。而特眷眷於先生也。先生不以彪不肖。苟使及其憤排有激之時。誘掖教誨。有所啓發。則彪將不愧於子由。而無爲劉淵所笑。乃所以遠之追野氏之風。近之事家嚴也。抑亦庶幾可以報國恩之萬一乎。惟先生諒察。

與青山總裁書

六月二十九日。彰考館編脩藤田彪再拜。致書雲龍。青山總裁座右。彪聞大丈夫之在世也。有進而行其道者。有退而樂其道者。坐于廟堂。進退百官。施一事也。社稷享其福。出一言也。生靈賴其利。功業立於當時。名聲播於後世。此進而行其道者也。優遊田園。謝絕人事。爵祿不能羈。勢利不能誘。抱膝長嘯。超然自得。此退而樂其道者也。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蓋出處語默。固時異用。顧義之所在。何如。

耳。方今之制。仕者皆世官。世祿。士之子常爲士。大夫之子常爲大夫。賢不必貴。愚不必賤。則其進也。徒任一職。供一事耳。固不能以福社稷。利生靈。而士皆聚居府城。生死於其間。一委質者。不得復去。則其退也。亦徒就閑散。守貧賤耳。亦不能以優游田園。謝絕人事。唯其時勢之異。進退亦不同。跡故今之進而任職事者。古之所謂出也。今之退而就閑散者。古之所謂處也。雖其跡則異。而若其意則未嘗不同也。然則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可以言而言。可以默而默。夫

然後事君之大義了。而出處之節。可以無愧於古人矣。頃者有司傳旨。使彪攝本館總裁之職。夫總裁之爲職。官守言責兩兼之。則雖曰假攝。而其任亦重矣。彪也。年少學淺。徒以先人餘蔭。叨接武史林。其居散員。猶屬忝竊。今又蒙斯命。將何以勝其任。是豈非可以退者哉。乃將懇懇陳情辭職。而後止。然方今館局之勢。駸駸乎日就衰替。舉措施設。蕩然靡有。義公之奮。公論正議。索然無復。徃時之盛。其他背理傷道者。徃徃有之。是亦非可以言者哉。彪雖不肖。一日居

其職則有一日之責。義不可以默默無言。於是乎奮然感興。將及其未退。以有所建白也。然欲陳之。君上則狂言唐突。不易遽達。欲辨之。有司則文網繁密。議論難悉。區區之心。抑而不發者。月餘於茲。既而翻然喜曰。我總裁在焉。何患於正議之不達。迺敢布腹心。總裁幸聽焉。伏惟總裁以宏才博學。得君上之寵遇。居兩館之首位。握一國之文柄。館局輕重。文運盛衰。唯在總裁之舉措。何如耳。向者總裁之擢。而至江邨也。有志之士。皆曰。總裁之爲職。任重責大。方往時。

文學之盛。一國之大政。或咨詢焉。今也世移風變。總裁之任。雖不復若往時。而猶陪侍經筵。親近左右。出入風議。獻替可否。則彼人而居其職。則其事必將有大可見者也。願耳以竢者。亦既數年矣。而至今漠然無聞者。其故何哉。豈總裁姑息摸稜。遷延歲月。可言而未之言耶。抑雖既言之。而時不可爲。猶隱忍苟且。可退而未退耶。然則有志之士。望於總裁者。亦有所謂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者耶。夫可言而不言。則失語默之節。可退而不退。則害出處之義。謗劣如彪。

者。猶知羞之。豈謂總裁之賢。而反莫之慮乎。以彪觀之。其漠然無聞者。蓋亦有所待也。今以總裁之才學。遇君上之賢明。言聽計用。豈亦非易爲之時哉。處易爲之時。而負不可不爲之責。而猶曰有所待。則所待果何時。而所爲果何事。彪恐歲月易遷。時機靡常。所待遂不可期。而館局之衰替。不可復振也。廼敢忘固陋。論著館局大弊五事。以致諸左右。曰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之選。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責。不宜迫蹙。曰虛文紛飾。不宜助

長。凡此五者。大之虧國家之政體。小之傷館局之紀綱。關涉不細。則彪豈可默默無言哉。總裁苟以彪之議爲是。則言之。君上辨之有司。斷然施行。以更張館局之紀綱。以裨補國家之政體。使義公之奮復見於今日。則豈啻副有志之望。古之所謂進而行其道。功業立於當時。名聲播於後世者。亦可以庶幾。豈不盛且偉哉。若勢有不可。時有不可爲。則解其職。罷其事。抱膝長嘯。超然自得。與彪等退而樂其道。不亦善乎。彪年少氣銳。不揆時勢。不避嫌疑。妄陳狂

瞽之說。自知爲時論不容。而猶奮然言之者。不啻畏
默默之罪。誠由區區愚忠。不能自己也。且彪自退之
計。既決矣。非一毫有進取之念。苟使其言行。則雖身
蒙重譴。亦所甘心也。義公之靈鑒臨在上。何假多
言。伏惟諒察。

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

揭傒斯有言曰。脩史以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
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
者。不可與。歐陽脩嘗議凌景陽等三人。不宜預館職。

其大畧謂。三人者。或有醜行。或有贓污。著在刑書。不
可使之預館職。以玷辱政化。蓋史臣之職。將以褒貶
忠姦。分別邪正。垂勸懲於將來也。其心術猶且不正。
則何能勝其任。而館閣者。正議之地。衆人之所望以
取則。一國之所仰以爲準也。苟以污行之人。廁於其
間。則衆人何望。一國何仰焉。往年川口嬰鄉。爲江館
總裁。而有穢污之行。此其平生心術之不正。有以致
之也。君上之明。蓋有見於此。斷然黜之。奪其館職。
削其祿秩。禁錮諸水戶。其 筭決真有以寒群邪之

六
膽以作正人之氣也。居未數年。恩命宥之。又一歲延之江邸。列之館局。不數月。復其本職。每命一下。一國驚駭。衆議喧然。皆以爲不可也。夫心術不正者。固不可預史事。而污行之人。不宜在館職。况本藩祖宗以來。崇尚文學。尊重館閣。總裁之任。不啻委以脩史之業。親近左右。獻替可否。則其選最不可不慎也。嬰鄉爲人。不知廉耻。不脩名節。佞媚傾巧。勢爲一身之計。至於忠直蹇諤之節。漠然無聞。則其無它罪。猶不宜令一日居其職。况於其有污行乎。然嬰鄉夙

以才學得名譽。蒙文公拔擢。出身入館。年月亦久。歷事三世。恩遇優渥。而一旦獲罪。屏居窮巷。飢寒切身。朝不謀夕也。當時仁恕之政。不忍棄故舊。則宥之猶可也。憐其飢寒。則賜金頒財。以賑給之。猶可也。惜其寸。則置之散地。使之弄翰墨。耽著作。以效其所長。亦未爲不可也。若延之館閣。廁之清流。其失體已甚。乃至於復總裁之職。其害極大。豈可勝慨哉。比年以來。士風日衰。專趨勢利。所謂患得之患。失之者。比比皆是。然大抵不學無術。目無一丁者。其見利忘義。

狗私負公。亦不足深怪也。嬰鄉口誦詩書。身師孔孟。以污行之餘。立館僚之上。至今猶未聞有悛心。而恃恩挾寵恬然不知恥。則其所以傷政化害風教者。豈亦淺少哉。宜速罷其館職黜之而無疑。以養廉恥。以勵名節。則衆人悚然知所懼。一國靡然知所向矣。非特館局事體得宜也。

正人實學不宜廢棄

正人進退關於國家之泰否。實學興廢係於文運之隆污。蓋正人進則小人退。實學興則虛文廢。國家於

是乎泰。文運於是乎隆。而其正人退。實學廢者。則反之。此古今之所同然也。頃者有司傳旨。罷會澤伯民館職。授以教授之任。夫伯民之爲人。其忠純誠慤。強學力行。世人所皆知。而彪又聞之先人。先君武公亦嘗屢稱其實學可用云。而一旦無故罷職。彪竊歎焉。而人亦皆異之。相謂曰。本館比年以來。人物凋謝。勢日就衰替。而公論未泯。正議尚存者。雖由義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在伯民。正道實學。有維持而然也。伯民而去。將奈本館何。且君上方銳意脩史。將

以紹述。先公餘業。縱不能招士聘才。豈宜既養既用之人一朝置之閑地乎。其言誠然。以彪觀之。其所關係不獨此也。夫黜陟用捨。政事之大躰。而進退出處。人臣之大義也。伯民之退。固爲得義。而其罷之甚爲失體。何以言之。方今世道陵遲。風俗衰敗。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至於館閣正議之地。其舉措最宜慎重。而猶其背理傷道者。未必無之。當是時。進退之義。鄉黨自善者。猶能辨之。則伯民之欲退。固有不待疾病而後然者。然君子之事君。將以進而行其道。不得已

而退。豈其情乎哉。伯民以正大之學。觀於時運之消長。抱天下之憂。苦於簿書之期會。不肯阿附以枉其道。亦不肯矯激以賣其直。遲遲辭職。從容遂其初志。非忠愛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彪故曰。伯民之退。固爲得義。若夫自國家而言之。則是遠正人也。棄實學也。夫有道之世。君子以貪賤爲耻。若使之以富且貴爲耻。則謂之何如國也。然則使退者得其義。豈政事之體哉。是其黜陟用捨之不當。罷之者之爲失體。何俟多言。宜復起之。以明黜陟之義。且使之無有自退

勞以存政事之大體。不然則勞之所至。必將有正人以沮。實學以廢。館閣之衰替。不可復振者。此文運汚隆之機。而國家泰否之所以由分也。豈可不深思哉。

攝職之選不宜在彪

夫總裁之爲職。其任已重。其責亦大。必擇宏才博學。言行確實之人爲之。則雖曰假攝。而其選不可不慎。於人。但愚忠之性。慨然發憤。切思所以報國恩。然脩業之未專。講道之未熟。固未能以償素志之萬一。

要之。嚶嚶然弱冠一狂生耳。豈足以充其選哉。而有司以彪爲之。甚亡謂也。且彪之在館。其才之最下。固亡論已。而齒最少。日最淺。其班亦有上於彪者。儻使有司取於在館之人耶。則方今本館雖乏人乎。用心慎密。諳練故事。有若安子成。議論文章。卓絕雋異。有若飛子徒。寬重醇正。處事有理。有若鈴子賢。雄偉竒傑。逸群超倫。有若杉士元。攝職之選。以才耶。不宜在彪。以齒耶。不宜在彪。抑以入館之先後耶。以班位之次席耶。亦皆不宜在彪。然則有司之取於彪。豈非以

先人館蔭。與其年少易制歟。彪雖不肖。每患脩業不專。以負先人。必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也。豈徒恃餘蔭。揚揚自得。以居於館僚諸子之上乎。縱館僚諸子。以先人之故。扶持保護。使彪得碌碌居職。彪獨不愧於心乎。彪又每恐尸位素餐。以負國恩。必將鞠躬盡力。有所報效。則不肯阿附苟合。以取容當世也。有司以正臨彪。則可矣。若不然。則將直言抗論。譴責之。不避安在乎其易制也。且夫館局之設。其以脩史爲急固也。然養賢育才之意。未嘗不寓於其中焉。然則年

少初學如彪者。固當養之。育之。以供異日之用。今也不然。奪其講學之暇。折其有爲之志。使之徒任文移。往返簿書期會之務。形神耗精力。不得專力於脩業。不亦戾乎。乞宜罷彪館職。使彪得優遊數年之間。以益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上以報國恩。下以不負先人。則豈啻彪區區之志願得伸而已。國家養士育才之意。亦於是乎在矣。

史業督責不宜迫蹙

脩史之舉。百數十年於茲矣。校正筆削。不知其經幾

人手。而討論事實潤色文章。至今猶未能無遺憾者。其故何哉。此雖由時有通塞。勢有可否。而史臣任其責者。蓋亦有二失焉。才劣學陋者。遷延歲月。以爲姑息之計。才高學博者。督責迫蹙。以貪一旦之功。是故或久而無成。或成而不免。來後議。今君上銳意脩史。勉勵史臣。將以紹述先公餘業。史臣遵奉匪懈。方矻矻專力於局務。而總裁尚患其功效之未速。以身先諸生。急其督責。所以體君上紹述之盛意。可謂至矣。其非姑息遷延歲月者之比。固亡論已。然至

於所謂貪功之弊。則未必無之也。夫督責迫蹙者。其不可有三。紀傳始成。日已久。曩者嘗進之。幕府嘗告之大儒。當時號爲成功。然猶未鏤諸梓。未獻諸天朝。以故事實差誤者。得復刪正文辭純繆者。得復脩飾。今也其校訂新成者。隨輒鏤諸梓。旣獻諸天朝。永爲不刊之大典。議論一定。不可復改竄。則今日之校訂。比諸曩時。其難萬萬。誠宜反覆議論。歸至當而後止。若貪一旦之功。則謬誤必多。取譏後世。其不可一也。義公之諭史臣曰。寧繁勿失於簡。寧質

勿失於文。其告 肅公曰。按索必精。檢討必密。至於成功之遲速。則嘗付之天。其所以丁寧告戒。不一而足。此後世史臣之所宜服膺也。今若使之專要速效。事實差誤。文辭紕繆。一切置而不問。時增減一兩字。以塞其責。則雖謏劣不才之人。一日按一卷。猶有餘暇。而本館史臣不敢苟一事。考索或費數日之力。數字筆削。猶采衆人之論者。實由奉承 義公遺意。豈敢貪且夕之功。以負其所宜服膺者哉。今不問其故。不察其意。一切目以怠惰。急其督責。則上負 義公

之意。下折史臣之氣。其不可二也。 義公之待史臣也。親之重之。優其祿秩。隆其禮遇。賜之休假。以養其氣力。設之飲食湯浴。以慰其勞苦。未嘗聞其督責太急。而當時史臣皆能窮思畢精。功效神速者。其故何也。蓋其所以勸勉之者。發於其誠。而所以鼓動之者。得其道也。今則不然。殺其祿秩。薄其禮遇。奪其休暇。而又督責之。上之誠不足以動下。而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况水江相隔。上下之不通。何啻堂上遠千里也。則史臣雖勉強從事。勞難自奮。豈復望昔時之隆

哉。然則督責之急。既不足以致史臣勉勵之力。適足以害史業成功之全耳。其不可三也。由是觀之。近效之不可貪。督責之不可急。豈不較然著明哉。然則史之成功。竟不可以歲月期耶。曰。奚爲其然。今欲史業之實就。則萬世之譏。不可以不畏也。義公之意。不可以不奉也。館閣之士。不可以不優待也。凡事懽欣趨之者。逸而易爲功。勉強爲之者。勞而少功。苟能奮弊一新。百廢俱舉。使館局之士。勸勤激勵之意。發於衷誠。乘勢作氣。協心戮力。則何事不成。何功不遂。豈

啻史業成功之速云乎哉

虛文紛飾不宜助長

斯文之盛衰。實關於政道之隆替。而斯文不能獨盛。政道不能獨隆。二者必有相待而然也。昔者義公好文崇學。創建館局。四方英俊接踵而至。一國士丈夫翕然向化。當是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政位教明。武備脩整。府庫實。倉廩充。上下和洽。百事俱舉。蓋本藩政道之隆。未有過於當時者。而文運之盛。亦未有過於當時者也。斯文之與政道。必有相待而盛。豈不

信乎而歷世之久風移俗變文運政道或不能無衰替之勢。君上蓋有深憂於此向者有脩文獻志之命其意在脩祖宗典刑以振積弊有志之士竊相賀以爲政道之隆可以庶幾也。亡幾江邸宮殿羅災未暇造管先創建新館於邸中其舉蓋亦出於好文崇學之盛意有志之士亦以爲文運之盛可復見於今日也。今聞新館落成結構盡美輪奐可觀而文獻之志命下四年於茲矣而未有一号令一舉動之振積弊起人意足以慰有志之望者也。彪甚惑焉夫文

運固不能獨盛而今若欲使之獨盛則是必紛飾虛文者也甚爲國家不取焉何以言之方今紀綱廢弛風俗頹敗剛毅正直之士絕跡於廷而阿諛媚倂之徒比肩並進加之陰陽錯謬氣候不調亡荒之患殆不可保其無而民力困弊倉廩空虛何啻國無三年之蓄萬一有水旱將何以救之。蠢爾醜虜巨艦大舶乍出乍沒以窺我釁時或轟轟鳴砲以駭動我人民其包藏禍心勢將不測而我所以待之之具所謂操練所謂海防要之華法兒戲一切不適實用一旦

事起將何以應之。此識者之所痛哭。而有司之所當
憂也。而玩弄以爲常。恬然莫之恠。姑息摸稜。務爲粉
飾。升平之計。嗚呼。政道旣已如此。則文運亦可由而
獨得其盛乎。夫紛飾之計。旣爲當世大弊。而今又更
以虛文助長其紛飾。則國家將何以勝其弊也。則
君上好文。崇學之盛意。或爲屬空名。新館之造。管
文獻之徧脩。亦皆爲紛飾之具。豈不一大憾乎。今欲
斯文之實盛。則抑亦盍思所以反其本之術。誠能去
虛文而務實效。脩祖宗之舊典。斟酌其良法美意。

得其人而施行焉。凡今日一大弊。巨害。更張一新。号
令舉動。斷然明白。以副有志之望。使一國臣民。曉然
知君上英明。決出於尋常萬萬。則何患乎政道之
替弛。何患乎文運之衰廢。堂堂雄藩。海內巨鎮。
幕祠之所賴。以爲輔。諸侯之所仰。以取法。則餘風之
及。必有足以振神州之正氣者。豈不盛哉。

吊管公文係墨水謫居作

嗚呼抱曠世之才。受聖主之知。出處進退。實關乎
皇道之盛衰。吁喻密勿。豈非天下之大機。其在上下
無虞之日。猶宜明哲保身。以護鴻基。况當藤氏之蔓
延。國勢漸就陵遲。椒房槐座。龍斷是私。聖主慨然。
欲振乾綱。而肅坤維。輔弼之任。舍公而誰。乃起身於
文苑。直致位于台司。魚水遭遇。千載一時。大化之隆。
可數日而期。曷圖讒人罔極。爲梟爲鴟。君門九重。嘆
雲霧之蔽曦。關山千里。身落西州之陞。智者察禍於

未萌。達人撝謙而守雌。以公之聰明。何慮之不及斯。既已遺佚阨窮矣。亦宜超然物外。比壽於神龜。顧何壹鬱憤懣。白玉碎而幽蘭萎。抑成敗之機。就其跡論之。何術不可施。然而禍福之理。或可推。或不可推。獨不見夫盜跖與伯夷。且使公患得患失。效彼女兒。雖有曠世之才。亦奚以爲。去廟堂而不憂其君。愬然與世相辭。又安在乎。以身爲社稷危。嗚呼盛衰之變。猶朝暮之相隨。古聖賢亦皆然。何於公獨疑。唯天之不福。皇室公而如此。孰扶民彝。遂使延喜已降。徒

以紛飾爲治綱紀。上壤威權下移。大化之隆。極天不可復追。此千古之大遺憾。而志士仁人之所長歔歔。若夫公一身。日月爭暉。遐陬僻壤。或廟或祠。天下後世。爲神爲師。英靈赫赫。亦復何悲。

下斗米將真傳

下斗米將真字子誠。稱秀進。幕府斷獄辭命作秀之進今從岩名冒三紀事

之陸奧人。系出自平將門。世居南部之下斗米。因氏

焉。父曰總兵衛將真少而勇悍。精熟武技。旁涉獵史

傳。嘗遊江戶。學兵於平山潛。又從岩名某而遊。與其

子昌三交尤深。文政三年冬十二月。弘前侯津輕寧

親越中拜待從。津輕氏之先爲南部世臣。往往強潛。

自割膏腴之地。遂列於諸侯。以故南部君臣視猶仇

讐。而津輕氏爵位。殆與南部侔矣。南部侯利敬大膳大夫

每憤焉。遂憂鬱成疾而卒。嗣侯利用吉次尚幼。未有爵位。及其班位。遙在津輕氏之下。將真居恒切齒於津輕。聞之不能自已。遽托事將歸鄉。竊謂昌三曰。弘前賊爲侍從。吾將行博浪沙事。請自茲辭。固扼腕慷慨曰。英雄心事如相問。總在紅淚萬行中。遂收拾書劍而去。明年春津輕氏將就藩。將真與其門生關良輔等密謀將伏銃於路。要津輕氏之過而逞其志。迺命家僮負器械。與其子總藏及良輔等。間行抵羽州白澤驛。適家僮驚愕。馳而告津輕氏。津輕氏大懼。

棄儀仗間道疾馳歸弘前。事既敗矣。將真挈家累與良輔奔於江戶。匿於一士人舍。將直心謂匹夫要於路。而諸侯遁逃。其辱大甚。且犯禁取間道。彼勢不得聲之於官。迺集徒講兵。出入亦不甚戒。津輕氏賂於幕府用事者。索將真甚急。遂爲吏卒所捕下獄。居一二日。良輔亦下獄。明年九月晦。市尹以閣老笹山侯青山下野守旨。斬將真之首。梟於小塚原。良輔亦處死。目三紀事云。梟將真及良輔之首於小隴原。而斷獄辭命則曰。將真獄門。而良輔死罪。蓋獄門。而梟首。其梟首也。可考。時將真年三十四。良輔二十三。將真

爲人。恢達與人言。是是非非。莫有隱避。未嘗以顏色
假人。然至其歡喜詠謔。則往往使人絕倒。性不嗜酒。
然好飲於人。談及治亂興亡忠孝節義之事。則不覺
髮怒眦裂。其天性然也。平生洗面不用湯。問則曰。不
著温湯於面者。死有生色。及其死。面色不變。果如其
言。觀者異焉。以上參取斷獄辭命及岩名昌三記子
誠事之文。○昌三之文詳將真本末。併
及當時交友細井知哉等之事。今節畧其文。專取事
係將真者。以故不能若昌三紀事。悲壯有奇氣。爲所
憾。將真之在獄。南部侯利用。拜侍從。將真死之明年。
津輕氏以驕奢獲罪。又明年。而致仕。於是南部氏之

班位。不復在津輕氏之下矣。

東湖子曰。吾每讀下幕府斷將真獄之辭命。未嘗不
感激繼之以流涕也。嗚呼。將真誠古之烈丈夫。然其
跡常人之所怪。官府俗吏之所尤忌。而其辭命有云。
津輕之於南部。本爲臣下。而津輕爵位日優。殆侔南
部。故大膳大夫爲之憂憤殞命。今大膳大夫當時未
有爵位。其班遙下於津輕。汝雖不身仕南部。其父祖
世有君臣之義。乃將要津輕於路。吐露其積怨。彼屈
致仕則可也。不然直逞志於伏銃一發。此皆汝一已

之所企。適津輕捷徑歸城。汝志不遂。汝慮事或發顯。挈家累而出奔。何不畏。幕府之甚。其辭光明正大。其理明白洞達。蓋斷將真等。以南部亡命。所以無微罪連父兄。一事煩鄉國。將真事雖不就。受斯斷也。吾知其必含笑入地。吾之所以感激流涕。不亦宜乎。抑使將真之舉。如其志邪。其禍變所激。吾未能測其極。而論者徒憾其謀泄所敗。非通論也。六月日稿未定。俟他日刪定。

日汪蹇齋說

余以去歲甲辰五月。幽於礫川官舍。有司以爲禁錮未嚴。越明年二月。更幽於小梅官舍。舍長東西丈餘。南北不盈二丈。前竈後厠。庭除可一步。高牆接宇。画而爲二。僮僕居其一。余所居。衣架在右。書筐在左。地爐居中。而介冑槍劍。几案筆硯。陳列於其間。則余可坐卧者。屢屢不過方四五尺。余因命齋曰蹇。蹇者難也。夫遷謫流寓之難。固亡論已。何必命齋然後知之。而齋之所以爲蹇者。其說自有三焉。小梅之爲村。其

前則墨水湯湯。其後則林樹蒼鬱。自具水山之象。其
蹇一也。余嘗墮馬折足。旣覺平愈。余危坐一室者。連
月。舊痾復發。僅能跛步。其蹇二也。余慙愚淚不自圖。
位卑而言高。志大而材踈。家計愈窘。酒量愈闊。衣食
日窶。氣力日完。凡余所以處世持身者。無物不徧。無
事不跛。其蹇三也。有斯三蹇。而偃蹇於五尺之間。齋
之爲蹇。不亦宜乎。周易有之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
反身脩德。余雖不敏。自今而後將從事於斯也。抑又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嗚呼蹇之義亦大矣。余豈敢
哉。聊以命吾齋。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791